

我记起来了。寂寥的是，你不知道。要知道，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片刻，在去敦煌的路上，张掖大佛寺，我在拍寺院的壁画，描写西游师徒的数百年前的壁画。你闯入了我的镜头。也是在那次路上，跨过了渭水，见到了渭水边春天的树，杜甫所说的“渭北春天树”。那树好秀。突然间明白杜甫为什么要写这句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”了。因为只要是春天，渭北和江东的树总是一样的秀。还有，只要是日暮，江东和渭北的云，也都是一样无去无从。这，也是我一个人的记忆，除了杜甫不知道，其他所有人也都不知道。为此，我为一个人的记忆犯愁了。

一个人的记忆可以有多远，几十年没问题吧？只是之后呢？这些记忆也就随风而去了。想到这儿，就感觉难以释怀。就感觉文字这东西真好。就感觉当记忆出现模糊的时候，得把一些记忆写下来。让一个人的记忆，化成一些人的记忆。让这些原本是一个人的记忆，从此被记忆得更远一些。

譬如，风花雪月。安西那儿的，从不停息，背着身子倒走，我感觉到了前行其实有另一种方式。甚至相信，倒走的目的是为了前行，只是为了把过去和昨天看到心里去。龙华寺出生在咸丰时候的那株牡丹，如今已嫁接成一片了。那天，痴痴望着它许久，看见一片花瓣落在了泥土里。雪呢？那次我在长城之上，好大的雪，真的是冰封雪飘，写出了一句“三千年后谁知我，曾把心弦付雪藏”。我在富春江和寒山寺边的枫桥上两次看月。前一次，我悲伤地想起了郁达夫，后一次，我读出了黄仲则的那句诗：“一星如月看多时”。

再譬如，琴棋书画。我一直感觉，钟子期其实也听不懂伯牙的琴声。他是个厚道人，他不希望伯牙不快乐。他说“高山流水”，伯牙听懂了他的苦心。世界上真正的知音是彼此珍惜。还有棋。我见过李昌镐。他在棋枰之外，像一个惊恐的怕失礼的小孩。一块白手绢频频拭着额头、腮边的汗，在一把白折扇面上，一笔一画地写下“格致”二字。再说书法，曹先生在书法家的字，我不太经意。我喜欢鲁迅的字，曹漫之先生的家人，因了他的遗言，把鲁迅的“悼丁君”那首诗的手迹，捐给了鲁迅纪念馆。有关这件手迹的沧桑经历，我读到了曹先生女儿的详细讲述。那一夜，我热泪盈眶。我感觉到了人心的温度。画呢？我也画画，更好的说法是涂鸦。其实人在学写字前，大多涂过鸦。涂鸦是人的本能，是天生的喜好。我自觉涂鸦过分，总是在上面写些话，指望可以补救。记得有次写过一句很好玩的话。那是一幅山水，近处的山顶上有个亭子。我写的话是：“这里曾经坐过我的恋人。”几十年了，要写的记忆很多。这里算是伊始。



唐朝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，名家辈出，流派纷呈，诗歌艺术气象万千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、李商隐等诗人作品成就了唐诗艺术的高峰，千余年来影响深远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系孙洙所辑。全书选录了70余位诗人三百一十首唐诗。

孙洙字临西（一作芩西），号蘅塘，晚号退士。无锡人。

生于康熙辛卯（1711）七月初十日，卒于乾隆戊戌（1778）十二月初七，享年六十八，葬景云乡陈湾里。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进士，曾任山东邹平县令，江宁府教授，著有《蘅塘漫稿》。史载孙洙“性颖敏，家贫”。为官清廉，问民疾苦，与民讲学，民感其仁。其终身不改书生本色，老而勤学。

自《唐诗三百首》问世以来，各种刊印本、注释本层出不穷，两百多年来风行海内外，几至家置一编。《唐诗三百首》初表面向塾学子弟，乃童蒙读本，但因所选诗兼顾不同时期诗风特点及诗人流派风格，范围广泛，便于吟诵，精到浅显且具代表性，深受读者喜爱，终成雅俗共赏的一部传统读物。

余幼时恰逢十年浩劫，未能一睹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待云开日出喜获《唐诗三百首》之时，已过启蒙岁月，只能聊作零星吟咏而已。然对《唐诗三百首》



我家的罗汉松

姑妈与父亲相继去世后，我们兄妹合力买了一块墓地，安葬他们姐弟。我们的墓地上长着一棵深绿色的罗汉松。他们朴素的木头骨灰盒被直接埋在树下。小小的木头盒子一个月后就会渐渐与泥土融为一体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他们应该安息了吧。

此后，看到罗汉松长得郁郁葱葱，就像见到他们九泉之下庄严的微笑。

那罗汉松冬天时曾被风吹断了一根枝，心里克拉一声，从生理上感到疼痛。我们兄妹不由自主跑去找园丁，恍然觉得，这是走在医院的走廊里。医生让我们大家到齐了谈话，发病危通知。我大哥沉默着，我二哥叹着气。姑妈和爸爸如今都不见了，他们变成了那棵树。

时间是流逝的，悲伤从冰雪变成了水，渐渐渗入泥土，变得看不清了。生活好像恢复了原状。只是冷不丁的，它会像晴天霹雳一样突然在寂静的生活中炸响，你张着双臂，却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体，你支开双手，却再也摸不到他们的面颊。只有那棵树还在。

夏天它散发着松香的气味，冬天它变得深绿，春天它总有新芽。那棵罗汉松在春天时的新芽，新绿色的，好像朴素而结实的花朵。秋天时我们兄妹一起去扫墓，松针好像也知道冬天要到了，密密地缩成一丛丛的，准备过冬。嫂嫂用手拂了一下它们，说，记得小时候园丁总是给树杆围上蒲包才过冬的。

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，提亲必须要男方的父亲去女方家。那天，我给家里打了电话，父亲听到这个消息，一夜没有睡好。

父亲是头一回进城，也是头一次踏进他一生都没见过的漂亮房子。进门的时候，我拦住了他，要他换鞋。父亲没有在意，打着赤脚走在地板上，啧啧叹道：真好呀！真舒服！我拿着布拖鞋放在他的跟前，说：“爹，穿上吧，别着凉了！”“哪有这么容易着凉的呀？我昨天还打着赤脚在田里呢。”

从女友家回来，父亲依旧光脚在光滑的地板上踩着，女友过来了，看见父亲的光脚，闻到了一些异味，脸有些沉，丢下一句：“难闻死了！”我使劲向女友眨眼，幸好父亲不懂普

通话，没有听清她的意思。我再次拿着拖鞋放在父亲的面前，“爹，你穿上鞋吧，城里有这个习惯。”

傍晚，我和他一起站在窗边欣赏夜景时，他侧过身对我说：“丰娃，你还记得你十岁生日时对爹说的话吗？”见我摇头，他有些失望，“你说你将来跳出农门了，要把爹和娘带着，过城里日子……”顷刻间，记忆转回到了1988年的冬天，父亲从集镇上为我买回一斤猪肉，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，可是不久我就将这誓言忘记了。

经年劳作的父亲，是这句话给了他在风霜雨雪里奔波的力量吗？我不知道。

那一晚，我陪了父亲很久。父亲高兴地洗好脚，起身时一不小心将身边的金鱼缸打了个小心口。

我到过不少历史文化古镇，往往乘兴而去，遗憾而归。何故？盖因一开发旅游，历史文化便渐渐褪去，而群商蜂拥，搭台的是文化，唱戏的全是经济了。此次到了云南大理剑川的沙溪古镇，却让我有了意外的惊喜。沙溪镇位于剑川县东南部，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。上世纪末，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研究所建筑遗产保护专家雅克·菲恩纳尔博士，受世界纪念建筑基金会（WMF）的委托，想在云南寻找有价值的建筑遗址，有人向他推荐了剑川的沙溪古镇。

雅克博士来到沙溪，他沿着留有蹄印的石板路向镇内走去，古巷曲径通幽，古树依然茂盛，站在镇中心的四方街上，环顾四周，东面是古戏台，古戏台正对面是国内现今仅存的明代白族阿吒力佛教寺院兴教寺，原貌依旧。雅克博士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在各方努力下，2001年10月11日，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在美国纽约宣布：中国云南沙溪寺登街（区域）入选2002年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纪念建筑遗产名录。寺登街因此与埃及

1972年，“文革”已经进退维谷，紫砂行情仍在低迷中徘徊。暮秋的时候，有消息自北京来，在周恩来总理回赠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国礼中，选中了一件别致的礼品：可心梨式紫砂壶。它的作者，就是近代紫砂巨匠朱可心。

这一年，朱可心已经68岁。人们纷纷前来祝贺他，他只是平淡一笑，历经了太多的风云变幻，他早已做到了宠辱不惊。

朱可心擅长紫砂花器。他家道贫寒，成名却很早。1933年，他制作的紫砂“云龙鼎”和“竹节鼎”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，获得了特级优秀奖。那时的艺人突然获得一个国际大奖，就像用小鱼竿从河里拉上来一条大鱼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朱可心一直以为搞错了，后来得到奖状，才如梦初醒。

竹节鼎，乃是焚香之器具。鼎身取一节竹段样，清晰而有致；四周浮雕竹叶，三只鼎脚仿两根细竹盘曲而成。鼎盖用镂空竹叶制作，三根竹节分衬其中，一枚古钱饰于中心，鼎的背面居中镌刻着“万年宝鼎”四个李斯小篆。此鼎清韵流溢，高古而典雅。若燃香一炷，袅袅清气，梵音悠远。在送往美国参展前，此鼎曾在上海蓬莱市场预展，时逢宋庆龄女士来观摩，见到竹节鼎，如逢故友，当即以500英镑预订。此鼎获奖后，宋庆龄更是高兴，在她看来，获奖的不仅是朱可心，还有她的眼光。

云龙鼎的构造一样可圈可点。龙行江湖，风云际会，这些中华民间的吉祥文化符号，在朱可心的精心设计下，变成壮丽非凡的画卷，在一只紫砂陶鼎上演绎着传奇：层层波浪烘托着一轮红日，苍龙则在水面欢腾跳跃，天际祥云缭绕、五彩缤纷。温暖的大俗大美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，民间艺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，常常让学院派的先生们感慨不已。

朱可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人

书卷气。其实他学历甚低，14岁的少年出门学艺，充其量高小毕业。他们那一代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执著、认真，所谓的凿壁偷光、滴水穿石，讲的是一种绝非急功近利的修炼境界。少时，以编织草席为生的父亲请风水先生给他取名凯长，旧时江南乡间，这个名字比什么寿根、金宝之类文雅多了，但他发蒙之后自己改名可心，乃取“虚心者，可师也”，“山中一杯水，可清天地心”之意。

解放后朱可心一直在感恩。他自比枯木逢春，真心诚意地为新生的政权歌德，新社会确

实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尊严。他创作“云龙壶”，就是为了表达自己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心情；他还特意创作了一把“万寿壶”，献给毛泽东诞辰；之后创作的“报春壶”，则与毛泽东的咏梅诗有“唱和”之寓意；他还把毛泽东的诗刻在壶上，反复地表达着一个草根艺人的虔敬心迹。“彩蝶壶”的造型与线条非常浪漫抒情，从壶型看，取花香蝶至之意，花蕾结于盖顶，蝶扑于花蕾之上为盖钮，以简托繁，有壶静蝶动摇藤卷叶之势。实际上它折射出了朱可心的“心随蝶儿上九天”的喜悦心情。

平心而论，上世纪50年代，人与人的关系比较简单，紫砂艺人都在厂里拿不高的工资，所作之壶全部归公。紫砂界就像一个金字塔，大家的才情和手艺都在那里摆着，你知我知；那时紫砂壶几乎没有民间交易，也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拍卖会、博览会；没有今天这样名目繁多的职称与奖项；没有人因紫砂而发财，所以也没有代工、枪手、壶贩一族。不用功的紫砂艺人很快会被淘汰，因此谁也不肯落后。七个颠沛流离的老艺人聚到了一起，漂泊了半生的心终于定下来，他们一边创作一边课徒，日子过得非常踏实。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说起那个干净的时代，就会肃然起敬？实在值得深思。



五十万从意大利请来两位专家，整整花了几个月，修复了其中两幅主要的壁画。大殿中保存最好的是《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》，色彩丰满，布局合理，造型生动，堪称精品。

我欣赏沙溪的旅馆客栈，那厚厚的土墙，冬暖夏凉，外貌一如当年模样，而内部的设施却相当有品位，传统和现代结合，舒适而不奢侈，房价也不贵。

沙溪镇没有繁华的商业，那天用餐不是在饭馆，而是在一个居民大院，一张张小方桌，一条条长板凳，吃的是当地的“八大碗”。

街上没有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商店，只有一些老店铺，大多是传统的手工产品，有如名的剑川木雕。在一家自行车出租店前，我拍了照片，听说老外来到沙溪放松心情，会租辆自行车到附近农村，帮着农民一起干农活，了解中国农村接近中国农民。

在一家铺子的外墙上，我发现了一块木牌，上面写了两个字：“放下”。我豁然开朗，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古镇上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集邮之乐》。

人文地图

十日谈